



梨花沟村『国兴乐』

□杨代军

清晨8点整,所有加入“国兴乐”微信圈的朋友们都收到了同一条信息:早上好!

一声问候,令人欣慰,特别是梨花沟村的干部群众。

初夏的一天早晨,我们应邀来到成都金堂栖贤街道办的梨花沟村,前来接待的夏女士高兴地说:“欢迎,欢迎,村第一书记刚通知说有几位作家要来采风!”

接着,她便带我们走进了村办公室。

刚坐定,梨花沟村第一书记就来了,夏女士忙介绍道:这就是罗书记!

“啊!老熟人,曾经的县委老领导。”

“别客气,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交流一下。”罗书记笑着说。

眼前的罗书记,在这一瞬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矫健魁梧,刚毅果敢,浓浓的家乡口音,浑厚有力,五官端正的国字脸上充满了智慧。眼神中透着亲切感,宽厚的胸膛,笔挺的腰杆,走起路来脚底生风,真真切切地透露出一名军人的气质。

罗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应征入伍,在部队当过通信员。回地方后,当过村长、团委书记、镇党委书记,尔后一路干到了县领导。如今,他已从县领导岗位退休了。

为啥来当村第一书记?这可是中国最基层的官!

曾几何时,梨花沟村以梨花出名,热闹非凡,可后来因梨树产业发展受挫,风光不再。从热闹到寂寞,梨花沟人迷失了方向……一时间,人心涣散,村民们各跑门路各自挣钱了。

目睹这一现状,2021年10月,已经退休的老罗主动请缨,被组织任命为梨花沟村第一书记。

报到那天,他郑重地对村民们说:“从今天起,我就是村里的一名群众了,组织给了这个舞台,我拚命也要让村貌改革换新!

罗书记这样向村民们承诺,也为之努力行动起来。

来到村里不到一个月,就为村里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规划、新制度、新目标,而这些思路可不是凭空而想,是他积极纳民言、聚民意的结果。

一个月时间里,他进急需帮助的家、入最穷家庭的门,以诚恳之心表心迹,述说今后打算,听取大家意见,在取得村民群众信任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给村委会工作提意见提建议,帮助村上改进工作,期间共收集意见建议达300余条。对此,他及时与村委一班人进行研究,把群众意见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对群众脸冷,二是个别村干部私心重,三是假话哄人,四是心里不担事、安于现状。一句话,村里再也折腾不起了。

针对这些问题,罗书记在村委会上激动地说:我们的回答是行动,而不要语言。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久,梨花沟村的富美乡村规划出来了,新的村规民约也随之诞生。其中,五大要点让村民们信心倍增——产业兴旺是立足点,乡风文明是切入点,村级治理是支撑点,生态宜居是关键点,生活富裕是根本点。同时,八大举措更是令人欢欣鼓舞——组织是保障,基础要善治;规划是龙头,田园变良田;人才是关键,离乡变返乡;产业是基础,产品变商品;文化是灵魂,旅游富村民;农民是主体,村民变股民;生态是优势,环境更青绿;非遗是平台,资源变富裕。

“只要抓好落实,我们一定会把梨花沟村建设成为一个业兴、家宜、人和、村美的美丽乡村样板村。”罗书记边说边把我们带进梨花沟村荣誉室,50多项荣誉见证着梨花沟村的成长,特别是去年底,该村被中央文明委表彰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

难怪我们后来走访村民时,大伙异口同声地说:有退休后来帮我们的第一书记,梨花沟村大有希望了!

与随行的罗书记交流,终于明白了他的网名涵义:国兴乐就是国家兴民众乐嘛!这也正是罗兴国名字的“倒音”。

当村第一书记还“隐名”呀!面对我们,罗书记嘿嘿嘿地笑了起来,这笑声,在梨花沟回荡着,仿佛在说:千树万树梨花开哟,梨花开!

爱骑车的父亲当过邮递员

□宋扬

父亲一共有过三辆自行车,但他骑过的不过两辆。

父亲没骑过的那辆,完全是被父亲推着从区镇邮电所领回家的。三十年前,父亲在邮电所做临时邮递员。车,三年一更新。父亲珍惜他的旧车,三年后又坚持了三年,六年节省出一辆新车。父亲用水小心洗干净那辆新车轮胎上的泥土,用布擦干了,又在车的螺丝、链条上抹上黄油。父亲用绳子把新车吊起来,挂在堂屋的墙壁上,让它“束之高阁”。有好几次,有邻居想借父亲的自行车去县城,一看自行车被父亲当“神”一样“供奉”,借车的话也就没好意思说出口。

邻村有个走街串巷的兽医,听说父亲有一辆“邮电专用”自行车,想买下来,价钱最后加到了400元,父亲也不为心动。要知道,父亲当时的工资每月才120元。以今天的物价与工资收入比折算,宁舍三个多月的工资,也不卖一辆自行车的父亲一定会被人说成“傻瓜”!

父亲傻吗?他可精着哩!那时,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值两百多块钱,照他每天六七十公里的骑行里程,两年内,普通的车除了铃铛不响,周身都必响,但“邮电专用”是自行车行业的金字招牌与实力担当——比如父亲的那辆旧车,钢架板扎,三年跑了好几万公里,除了换过几副链条、补过几次内胎,其它啥毛病没有。父亲算得清这个账。

多年后,读到余秋雨的《信客》,在电视上看到云南邮递员溜索过澜沧江的凶险,我才真正明白做邮递员的父亲的辛苦。那时,家乡的乡镇公路还不是水泥路、柏油路,父亲每天要把报纸、书信从区镇邮电所

送到区镇下辖的6个乡镇政府,土路的距离并不短。

父亲的那辆旧车和父亲一样吃了无尽的土灰。农民不怕一身灰,最要命是雨天。泥巴塞住了链条,卡住了护泥壳,跑几十米就得停下来剥泥巴。有时实在骑不动了,父亲就只能把自行车扛着走。有一次,因为雨大阻挡了视线,父亲的车被一块横亘在路上的石头绊倒,他被摔得浑身是泥。父亲的艰辛,又哪是一个贪玩好耍不懂事的孩子能体会到的呢?有一天,我在学校惹了祸。班主任通知我请家长来,我硬着头皮告诉了父亲。父亲骑着那辆他自己觉得无比威风却让我觉得颜面尽失的自行车到了学校。我心想:你还不如走着来更好。因为我的那些家住区镇街上的同学家里,已经有了屁股冒烟的摩托车。现在想来,我真为我的虚荣汗颜啊!

二十年前,我参加了工作,在城里安了家。十年前,我开车接父亲离开老家来城里定居时,父亲想把那辆他精心呵护过的新车带进城,可它那么大,又如何放得进小汽车的后备箱呢?父亲试图把车贱价卖给那位兽医,但人家早换成了小汽车。父亲只得咬咬牙,把它送给了老家的亲戚——车放在那里,只能锈烂。父亲于心不忍,就像自己养不活的孩子,也只得找人抱养,让它有个归宿。

我前些天回家,透过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远远地望见父亲正骑着他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进了小区大门。那是一辆精致的赛车,却小得可怜,再不复有当年的邮电专用自行车那般高大威猛。父亲佝偻着背,也不再是那个脊背挺直、能撑起整个家庭的壮年男人了。

麦冬绽放清爽宜人

□杨力

麦冬,一味中药,从夏到秋,如果恰好公园里有一垄地都给了麦冬去绽放,你会看到连片的淡紫色的麦冬花,在烦热的季节中,十分清爽宜人,她甚至比开在另一侧的雪白的葱花还要清爽夺目,很多人一见便会脱口而出:六月雪。

小时候,常因为久咳去医院,医生开出的处方中,两味中药印象最深。一味是甘草,每次都孤零零地排在处方的最后;另一味就是麦冬,地位虽好过甘草许多,但肯定也排不到最前面。从外形粗略一看,麦冬和小孩子常常偷吃的枸杞差不多,所以我经常对着药袋中的麦冬下手,但放在嘴里,微苦,有一种上当的感觉。

长大后学的是中医,才知道麦冬的功效,弄清了麦冬和枸杞的区别,都能补益养阴,但麦冬走肺,枸杞走肝肾,是两条道上的兄弟。

麦冬是中医汤头的常客,很多古方名剂都离不开它,最有名的莫过于沙参麦冬汤。沙参麦冬汤是治久病咳嗽的常用方,仅仅七味药,前面有沙参,麦冬虽然很重要,但依然不敢抢功,尽心尽力辅佐着“沙师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医的许多处方中,都离不开麦冬,却又平常得毫不起眼,就像生活中的某一种人。

有人的地方必有江湖,但江湖中因为有

了“麦冬人”的雅量和修养,便不会兴风作浪。这种人往往有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有云淡风轻的掌控能力,任何难事难不倒他们,所有险阻阻碍不了他们。他们任劳任怨竭尽所能,却又从不居功自傲,目光斜视,他们把荣誉归功于集体,把喜悦分享给大家。他们是生活哲学中的麦冬,低调淡定,谦恭为人。

麦冬的高洁,并非空穴来风,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麦冬有个姐姐叫天冬(另一味中药),两者本来是天上的两个仙女。大姐天冬干练灵巧,小妹麦冬文静秀气。她们在天上见到人间虚癆热病的病魔到处行凶,致使人们面黄肌瘦、燥咳吐血,死者众多,十分可怜。姐妹俩十分同情人间疾苦,决心下凡解救。大姐天冬就在我国东南、西南、河北、山东、甘肃的山谷、坡地疏林、灌木丛中生根落户,小妹麦冬就在我国的秦岭以南、浙江、四川一带的溪边、林下安家落户。姐妹俩出没在偏僻地带为那些被病魔缠身的病人奉献自己,和病魔作斗争,共同为保护人类健康出力。

今天,花圃里的麦冬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味中药,而是许多公园、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它们换了一种活法,在令人神昏烦闷的季节,以一种清爽宜人的摇曳,让我们保持一种清醒,也由此焕发出内心的微笑。